杨枫

山东省文联副主席,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,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院院长,国家一级美术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明丽一派 诗意盎然

——读杨枫的花鸟画

□文/郑岗

杨枫有文化,执笔能填一阙阙好词,做一首首好诗;落墨能画一幅幅古意浓厚、壮志豪气的山水画。看杨枫的花鸟画,让我吃惊——温文尔雅、笔墨精到。那些花鸟画充满了灵性,与他那些庄重厚实的山水画相比有一派秀美之气。与杨枫相识20多年了,我以为在我认识的画家当中他是我最敬佩者之一,受益匪浅。譬如他对传统文化及花鸟画的理解就启发了我的许多思考。多年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,或者说花鸟画的理解有一些隔膜,不浅不深。总以为是传统的就会与时代的脉搏多有不协调,滞后时代。实际上当了悟了传统文化时,我们会发现艺术中的新旧是能够互为转换的——宋代绘画的老旧与当代艺术的崭新,在艺术审美上有着相对歧义——宋代的老旧有耳目一新亲切感,当代的某些新或许就让人总觉老调。当我们用辩证的方法去审视中国文化新旧的时候,就会想明白中国文化脉搏几千年不曾间断的因缘。绘画的延续不只是传承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审美的问题——其实这是一个血性的问题,由里到外灵性的问题。思考杨枫的绘画体会到这种意味。

当今能够吟诗赋词的人不少,但像杨枫这样作了大量诗词的人而且能够有美妙佳句的很少。杨枫每天坚持习字,但他从不以书法示人,我知道这是他在修身养性、养心、养情感、敛古今浩气。以此在笔墨中他可以注入更多文化的韵致,不单单是绘画本身强调的那点套路。

中国花鸟画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艺术形态,他的延展意义是文化性,不仅仅是审美——它的根本在于以对花鸟的写实、写意中得到审美的抒发,从而确立精神层面的意义价值。譬如梅兰竹菊。我们看花、看虫、看草、看树木鸟兽,会觉得从绘画的层面上画家讲究的是意趣,其实这是作为文人追求境界的达到。这境界就不只是审美还有人生的责任与道义的担当。是世界观的确立下的表白。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是天人合一、道家的“天人合一”就是儒家的中庸,佛教里的禅——是思考、是感受、是修为,是“知行合一”的人生判断与践行。里面充满了对事物、对自然的心性定位与准则。杨枫的花鸟画有着显重的儒雅之风,祥和而明丽的生活色彩。

我们清楚中国画的意义不只是用来表现,更重要的是体现。表现是被动的,体现是主动的。显现在艺术所讲的雅俗之分,就在于雅向内心,俗在于表象。杨枫的绘画有这样高度,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。我以为读杨枫的这些画不能单单站在花鸟的表面而论,应当从他的立身、立志、立命文化积淀之中思考。